安雅堂稿

安雅堂稿卷之三

華亭陳子龍臥子著

序

成氏詩集序

諫議成公備兵台郡之三載自越以東遵於海瀕靡不謐寧潤澤汪濊餘皇不驚海外以晏廼以暇日進屬吏子龍授以書一編曰自予王父大夫公以詩名於魏而予考僉憲公繼之予兄弟又繼之予子幸以弱冠舉於鄉亦治聲律庶幾不墜今彙四世六人之

詩爲一家言則成氏之箕裘在焉子爲我序之子龍

再拜誦卒業謹爲序曰明代之詩自弘正嘉隆之間

作者代興古體知法黃初以前近體取宗開元以前

雖其間不無利鈍然大較彬彬有正始之遺其後厭

常之士畧去準繩以自標異大約三家而已或襲昌

谷之奇鑿或沿長慶之率俗或踵孟韋之枯淡而皆

未得其眞習俗移人至有子孫不能守高曾之規矩

如向歆異學與時遷流耳今觀大夫公之詩壯宗高

渾雄烈之槩也僉憲公之詩正大蒼老明亮之響也

憲副公之詩爽抜英毅淸剛之氣也諫議公之詩和
贍端雅德元之音也爲黃君之詩精新朗俊超曠之
製也孝廉君之詩流麗沉實淸綺之作也合而觀之
大都以少陵爲宗而出入於高岑之際雖聠越百年
代經數世而氣象風格無盛中之異信乎國之正聲
家之雅言也夫成氏爲郕叔武之後文之昭也泰漢
以來世有令人至大夫公而益顯其德大河以北爲
望宗焉是以政術懿爍所至顯節文章典則世擅雕
龍堂搆之盛莫與爲京今諫議公有方召之望爲天

子所倚重行將易旄節而冉鉉孝廉君以茂年俊才當羽儀之選卭浦之大豈獨在詞章哉昔王元禮自稱家世以爲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我門世安平之崔汝南之應不及也劉孝綽傳亦云一時群從子侄能屬文者七十餘人爲近古所未有說者乃云古重門第故學盛於一家是不然今閥閱與寒素並進而負荷其業者名擅累世如成氏者豈不上映王劉耶雖云家學相承亦繇自奮也

彭燕又文稿序

文章之道有涉獵而欣然自得者有緞學追琢而漸進者有可俟而不可求者夫士苟負頡惠之姿馳心文史似古人之陳迹可襲而取也輒縱筆爲文非不燦然而其源不遠其論不微必無傳於後世故學者先去其自得之境而可矣旣以審其失則必準量而方矩言旨法則範於巳經語裁古而愈莊字鑄雅而益密可謂秩然紀律之師矣然未化也更有進焉者而不可求也夫化如天地之生物寒暑凉燠不爽其度而若出於自然此法度之至密也豈放然無紀慾

違厥序而謂之化哉我又何求自班揚而下皆自比於刻鏤未嘗以爲化也予自束髮而好爲古文詞同郡之士相切劘者數人彭子燕又其一也予性質駑頓力微道遠十餘年而無所見庶幾去其欣然自得之心而际止行遲欲循昔人之繩墨以從事焉而未可得彭子倜儻瑰瑋意超境外故能不甚拘於繩墨之內而要之不合者蓋寡此如黃鵠之乘景風破脊冥而游頃刻千里雖有騏驥時而康莊焉時而隴坂焉豈能齊局哉夌虛與踐實勢不相及也夫彭子之

文雖不敢遽謂之化以視學者櫛比纂繡則有間矣斯可見其才之甚高也予嘗爲評曰彭子之文如春華發林葳蕤幡纚境象鮮新自生愉悅韓退之有言善其根而俟其實予將爲彭子進矣

八　舒章彷彿樓詩稿序

蓋予弱冠而始知同郡有李子舒章者予詩所云二十得李生是也蓋予幼時即好秦漢而文於詩則喜建安以前然私意彼其人既以邈遠非可學而至及得北地瑯琊諸集讀之觀其擬議之章颯颯然何其

似古人也因念此二三君子者去我世不遠竭我才以從事焉何遽不若彼而是時方有父師之嚴日治經生言至子夜人定則取樂府古詩等擬之疾書數篇要之以多為勝以形似為工而已藏之笥中不敢示人也而意亦殊自負歲在巳巳始定交李子讀其文自顧弗如也語人曰明代文章復在隴西氏矣人不之信而予益好從李子遊朝夕研論以求當於古庶幾棄向者飾貌之辭而趨體情之作也於今且七八年而予弱劣不自振拔惟緣情託意不諫象先涉

筆琢辭稍遠乎鈍然未遂越景之心而已入傷雋之累矣若夫縱體高邁挾氣淸剛華而不靡放而益密若冠日之峻峰如搴風之逸翮則李于之所獨能也蓋詩之爲道不必專意爲同亦不必强求其異旣生於古人之後其體格之雅音調之美此前哲之所已備無可獨造者也至於色采之有鮮萎丰姿之有妍拙寄寓之有淺深此天致人工各不相借者也譬之美女焉其託心於窈窕流媚於盼倩者雖南威不假顏於夷光各有動人之處耳若必與其肖目殊其玄

素以爲古今未有之麗則有駭而走矣夫詩衰於宋而　明興尚沿餘習北地信陽力返風雅歷下瑯琊後長壇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數君子者摹擬之功能事頗極自運之語難皆超乘寡見之士不能窮源導流迹其文貌轉相因襲保陳守萎事同興臺薦紳北之木瓜山林託爲羔雁徒具膚形竟無神理夫學者流失雖賢聖不免卒未聞揩匠避槼於規矩之制敗軍歸咎於孫吳之書也後之作者欲矯斯弊惟宜盡其才情不必廢此循格發其幼渺豈

得蕩然律呂不意一時師心詭貌惟求自別于前人不顧見笑於來禩此萬曆以還數十年閒文苑有罔兩之狀詩人多侏離之音也夫語言之符上應休沴不其然歟今觀李子之詩風規極整條理甚別而抒情使事曠暢不拘豈不力離前脩又何嘗自後新製哉今 天子銳意太平景運有赫方用群策以定鴻業而吾輩屬在艸莽不得與末議惟當竭才思成文章比於歌虞頌魯之作以飾我 明一代之盛李子勉之予願執筆而從其後也若夫子雲壯大之謝則

自幼小已然從我所好矣

方舒之留寓草序

盜起西鄙轉戰五六年浸淫江淮之間皖居三吳上游內蔽江險邑巖而偪屢伺於盜　朝廷爲開幕府置重兵然先是士民扶携渡江者甚衆吾友方子亦移居金陵云有詩數百篇名曰留寓艸志遇也予受而讀之大約皆發愁感慨之作也然其情怨而不怒其辭整渾而達其氣激壯而沉實喟然嘆曰世言聲音無與世變者使子野不聰而延州非賢人也則可

今夫歌頌酬獻之作應乎人者也應乎人者其言飾憂愁感慨之文生乎志者也生乎志者其言切故善觀世變者於其憂愁感慨之文可以見矣夫才士失職不得在鄉里困頓於羈旅棲遲於道途其發爲詞章固無怪其鮮和平之氣者然又有異此豈人力哉建安中海內兵起孔璋託身於河朔仲宣投足於荆楚其詩哀傷而婉不離乎雅也此霸圖之啟也梁陳喪亂弘多其君子織以荒無憂世之心爲微矣天寶之末詩莫盛於李杜方是時也棲甫帳峨之顛放白

江湖之上然李之辭憤而揚杜之辭悲而思不離乎風也王業之再造也大中而後其詩弱以野西歸之音渺焉不作王澤竭矣夫建安天寶之間詩人欲肆其感悼無聊之志何所不至而齊梁大中以後豈其人皆無忠愛悽惻之旨乎故曰時爲之也今觀方子之詩於憂愁感慨之中深厚壯拔自非盛世此聲何爲來哉　天子至神聖會中和之極以靖黎獻白馬黑山之餘不日掃除耳而方子尊人大中丞方握全楚之師鎮荆鄂受命之日散家財募精卒即日之鎮

而方子亦左櫜鞬右鉛槧結七八少年以從陳子移書𢦏之曰子行矣當抒奇建策勉立忠孝若夫從軍之詩振旅之作此記室之末技非公子之壯思也方子負志英偉必有以自見異日者海内清晏父子名在鐘鼎賜田宅給鼓吹歸本州省丘墓以覩曩者留寓之篇何如也又何有於建安天寶諸子僅以文重哉

楊邢二子洞庭唱和集序

吳之巨浸曰具區其廣五百里浮水而爲山者七十

有二其大者爲兩洞庭其水多鰷鱨文鰩其山有松栝美箭蕖則含桃來禽梅李橘柚之屬故富商大賈居焉綺樓華屋平疇名墅燦然鱗次若與人世絕者而去吳郡止百里然學士大夫獲遊者甚少則往往以風濤爲解夫古之遊者陸則攀蘿懸綆駕空而升水則渡溟渤犯鯨鯢危而不返何況畫舫不竟日可達而其中爲主人者或能具酒漿餚亭館使賓至如歸耶我友楊龍友邢孟貞以九月爲洞庭之遊盡一月返蓋洞庭之勝秋爲最以水落饒奇石而霜林果

熟山若增而麗也二子旣歸出所謂唱和之詩示予龍友矯健奇逸多深造之思孟貞姚朗精麗有斐然之致其詩可以傳矣夫自有茲山以來遊者不知凡幾概不免於有所作其詞或傳或否然非自後大以爲文辭之助或以寄其憂愁不平之氣未必於山水眞有所會也今我觀二子旣遊而歸其色充然若有得稱兩山之美不置固知其詩非特文人之言眞有得於性情之際矣夫龍友家黔中歷萬里至中原孟貞居鍾攝之間大江之側而又皆好遊其所見山川

奇佹博大者多矣而獨不忘情於茲山信哉爲吾吳之壯觀也二子知之乎其中果能南接羅浮北通岱宗乎所謂禹書靈文者尚在乎吾願懇雲將憑寥廓褰裳而往矣

徐職方詩稿序

予以乙亥暮秋遊秣陵時江外警急西自皖桐東及歷陽羽書日數至予過友人徐職方退谷問所以禦賊狀退谷慷慨爲我指方畧陳利害甚悉又未嘗不嘆於汚吏之釀亂當途之寡謀也巳而眺鍾山之奇

具壺觴之樂揚榷風雅憑寄前脩則出其詩數卷諵之皆才情朗逸意致超駿當其合作風格森然翔步乎大曆以前矣予歸而嘆退谷眞用世之士不易測也方今士大夫之大患在於平居多逸樂之心不措意天下事朝夕問田宅近婦人而已一旦身當兵革則張皇失策一坐數起瞻顧左右欲言更止從彼儀度如常不廢觴咏者哉古之人如謝安石寇平仲之流皆如此葢惟安靜而後能成功有餘而後能安靜素所蓄積非可强也今觀退谷少挾清剛之氣抵豪

邁之姿自其爲諸生時固已有經畧之志矣故能當此多事之時佐留守之重寄日夜治兵意氣囅然不改其度而又能以餘力成詩歌接賓從斐斐如文人逸士我是以知退谷足辦賊也且其詩古而不襲雄而不麤雋而不輕盡從容之能事非涉筆可成者豈其意志所寄已畧見於此乎覽其所作阮公諷時之篇太尉憂亂之什爲多亦時會之所留連也今

天子神聖英傑如雲若退谷者鎭方州秉節鉞盜賊衰息元元艾安則退谷當爲臯陶吉甫之章而予雖

不文亦竊比於相如壽王之屬哀頌盛明亦詩人之極榮　聖朝之極隆也豈可嘗操楚音自託於不愁乎

宣城徐無礙詩稿序

宛陵徐先生司訓青溪以詩一編示予曰此我窮愁之所爲作也子爲我序之予思古者窮愁著書益出於虞卿其後司馬遷賈誼楊雄曹植虞翻之徒咸託斯旨或著成文章或發爲吟嘆有繇來矣然古人之所謂窮愁者志負忠愛而不見答於君親以至放棄

山澤棲寄殊域又不然而會膺貴寵之任屈於讒間之口悼念失圖俯仰今昔耳若夫布衣之士終身尸牖之間雖至抑鬱內既無所感發而外亦無可告語以自託窮愁托於怨悱其可得乎今觀徐先生之詩考其所遇其困厄可異焉夫宣城爲江左上流山川秀麗庾元規謝玄暉之流所留連也而自數十年以來以一貴人者居是邑而竊其名故人之稱是邦也若東陵之汚而互鄉之辱焉而此貴人者挾其縱横險譎之才以奔走天下凡畛域之分睚眦之怨必得

而甘心焉故其身雖廢而天下猶覘其聲勢以爲治亂徐先生旣與同里而負氣不屈又以宗族廣大事與貴人有連遂傾排徐先生不休先生以此重困于是避伉遠遊於齊魯燕趙之墟其所歷山川之奇闊河之壯旣與愁憤相激發而又湛於老釋虛無之學以自解免故其詩激昂頓挫而終歸於簡淡雖爲窮愁之音而中存和平之氣此先生之才非此不見而先生之學非此不深也夫此貴人者其才旣足以亂天下而先生獨與之抗以匹夫而敵國憨又豈灌仲

孺爾正乎所可及乎而託於古人窮愁之義又何愧耶今所謂貴人者巳不可問而先生起家服官抗顏爲三吳師浸浸乎以功名自顯矣嗟乎士豈無故而困哉

六子詩稿序

予幼而好詩頗有張率限日之僻於今十餘年矣始未嘗不見其甚易而後未嘗不見其甚難也樂府謠誦調古而旨近似其音節側筆可追然而太文則弱太率則俗太遠則膚太堅則訛太合則襲太雜則野

此一難也五言古詩蘇李而下潘陸而上意存溫厚辭本婉淡聲調上口便欲揣摹然集彼膚談後爲新製宛然成章實見少味至於宗六季者多組巳謝之華法盛唐者每溢格外之語此一難也七言古詩初唐四家極爲靡沓元和而後亦無足觀所可法者少陵之雄健低昂供奉之輕揚飄舉李頎之儁逸婉孌然學甫者近粗學白者近俗學頎者近弱要之體兼風雅意主深勁是爲工耳此一難也五七言律用意貴隱約而每至露直使事欲新變而每至陳顯輕與

重必均而殊步合作雄與逸並美而未見兼能此一難也五七言絕句盛唐之妙在於無意可尋而風旨深永中晚主於警快亦自斐然今之法開元者取諸聲貌而無動人之情學西崑者頗涉議論有好盡之累去宋人一間耳此一難也今人但取給便未嘗深求故自薦紳以至負販莫不洋洋授辭于向不解事朝歌夕唫便已自置上坐研精以來益自愧不如古人遠也獻吉仲默于鱗元美才氣要亦大過人規摹昔製不遺餘力若加椎駁可議甚多今人之才又不

如諸子而放乎規矩猥云超乘後世可盡欺耶周徐輩六子皆與予同學詩者也其才情雄駿用功深微十倍於予然覽其詩可以渺獨立而儷古人者人不數篇耳則甚哉其難言之也雖然昔劉知幾作史通以駁諸史馬班而下皆無完人郎使自巳操筆徒自縛耳予之言詩無乃類是然此相勉之辭也而詩之本不在是葢憂時託志者之所作也茍比興道備而哀刺義合雖塗歌巷語猶有取焉令以六子之所託大槪可覩矣使得一旦去經生之業而翔翊廟堂之

上流放山澤之中其悲喜盛衰豈復如今日所歷乎即至於古人非難也二人有盛名予讀其詩謂之曰君之詩甚善然傳之後世不知君爲何代人柰何夫作詩而不足以導揚盛美刺譏當塗託物連類而見其志則是風不必列十五國而雅不必分大小也雖工而予不好也

白雲草自序

丁丑春陳子舉進士觀秋官之政趨曹之暇間有歌咏六月除官嶺南行抵莫州即得先安人訃憂悶沉

潰繼以疾疹前者一二韵語亦不復問矣冬月小定偶簡敝簏稍爲删潤合之得一卷云陳子喟然歎曰文章之道既以其才又以其遇不其然哉我嘗與李子言之矣詩者非僅以適巳將以施諸遠也詩三百篇雖愁喜之言不一而大約必極於治亂盛衰之際遠則怨怨則愛近則頌頌則規怨之與頌其文異也愛之與規其情均也夫左徒陳王之作悽惻而纏綿推其大旨又何忠愛之至乎長卿子雲當大漢之隆宣導盛美文詞瑋麗然而上林則曰念國家之政貪

雖死之獲仁者不懸也甘泉則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宓妃是故怨而不傷頌而不諛者君子之事君也今之爲詩者我惑焉嘗其放形山澤之中意不在遠適境而止又曰我恐以言爲戮也一旦屣　玉指登　清廟則詳緩其步坐論公卿彼柔翰徒滑我神何益殿最爲如是則國家之文安能燦然與三代比隆而　人主何所採風存褒刺裁哉曰聶子之未仕也與李子載湛思而離采日有程月有稽蓋亟亟焉今子觀山川都邑之盛典文禮樂之

華宜有雍容歌頌之業揄揚　聖朝而胡其寂寥也
陳子曰主臣是豈鄙人所及雖然猶有說也夫鶺鴒
之署非嘉靖七子所稱名之地耶是時海內乂安薦
紳之家靡然向於文學諸子皆久於其官曹旣𪷈决
多暇日又以聞聲者衆交相切劘是以其文頗著然
其時讙嗷之者申申起卒難奪其衆且久故常勝耳
今仕子束於繩墨日給不遑言及西京建安未嘗不
以爲狂客親愛相勉皆以此等不宜於官可亟棄
且晳　京師不過三月交遊期謁損十之九遂忽忽

佐一方遠郡去矣既無朋友之助又無歲月之深亦何怪其簡鄙而不文乎假令大官給筆札而遊於承明著作之庭又得才如李子輩者爲之左提右挈遇郊 廟燕享之儀遊畋征伐之役則奏之管絃揚之饒吹以庶幾潤飾鴻業於萬一其古義也夫而今非其時也子固曰既以其才又以其遇也然則此寥寥者而集之何居曰存吾志也其曰白雲艸者紀官也

張子固華陽西道記序

子固既從金陵西經姑孰上池陽遂橫大江以歸乃

記其山川城郭之所見或寄之歌咏予覽而壯之夫
關河扼塞大小險易天下之至要也而學士家每不
能親履之以求其詳其考之圖經記傳者多失其真
矣至於事遠遊者非薦紳先生則富商大賈或知之
而有所不暇或見之而不能述公私交轕車煩馬竭
未皇及也而世亦鮮有無故而適千里者嗟乎士縱
不能迅游瀛瀣鑿空異域追五嶽之蹤歷八州之勝
而寫形戶牖弄姿闈房何其鄙哉吾鄉去金陵五百
里耳金陵以西沿江諸郡吳之上游楚之下委守江

東者必爭之地也上覩孫曹虎戰之勳中覽齊梁雲擾之會近思國家龍飛之跡可以意動風雲氣溢竹帛矣近者流人不靖淮甸用師江左之臣在中朝者咸請列戍長江爲門戶之計而樞密之長生長北陲指陳要害茲然不知豈非寡所見哉今觀子固所記詳畧之閒能見大意數百餘里山川邪邑離不多而勢若已盡至其所係大都於廢興今古之際感慨係之可以知其意之所存矣今聞商洛梗途頡毫擐甲上流之寄未有良籌子固親所經歷必能言

控禦之方審緩急之勢以爲枌榆討者則斯記也可以備方畧資保障豈獨登臨之逸事遊賞之遺籍若李供奉笑傲於牛渚杜司勳偃仰於秋浦而已哉

陳靈遠濩畧序

武州陳生字霧遠年十九資器茂良博覽洽浹著書數十萬言名曰濩畧上陳王道中演經術下推當世之故以示陳子陳子曰偉哉其持論卓詭者也必將見用於世或曰不然楊子有云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生之書雖騁辨展意無所依違其猶辭云乎哉

且而不聳屬車之間好宛舌而固聲乎其人類多遲頓不達事惟朝夕上朝講退治文書赴期會無尺寸効屢遷大官以去一旦有人慷慨好論事則號以狂昧大槩之或以他端見困然後巳生以名家少年明經義應制科何患不富貴而繪文發藻高談王霸之畧顧取怪憎何益陳子曰不然古之為治也博採而廣忠貴者作之賤者議之少者謀之老者斷之所以盡諮諏而集群策達聞見而防壅蔽也漢之孝武得人為盛當是之時田蚡公孫弘之徒貴用事其人或

兩宮肺腑戚或儒術醇深然帝每自擢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輩置左右如伐閩越取朔方禁弓矢皆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夫以孝武之雄才大畧豈不知任事之難而好以流議折逆大臣哉誠以勢位尊重者見寡而易欺因相揣難而情愈見萬全之所從出也今 天子神聖凛凛持法統楫群下公卿大夫一被譏讓則免冠謝罪然或鉤摭微細以相駮詰下亦轉側支委苟塞責而已惜無激卬踔絕之才持槖簪筆徜徉曲臺之間援引

得失之林崇議非常之見以歷難漢廷將相耳有之吾知　天子必大喜動色矣雖然益難其人哉質木者無英詞縱橫者無誠志今觀生所爲文辨矣而不叛於經豈非其選乎　高皇帝令甲士有懷才抱能而在奧渫者以所著文上有司進御　人主果有異等之資擢以不次生也勉之可以由而仕矣然則何以遊今之公卿間耶夫天下望治如救焚溺何暇克讓優游以進之乎絳灌皆一時人傑先朝舊臣而賈生奮袂而談無所瞻顧何則明主難遇不可失也今

之大臣自視與絳灌何等也而生何懼也

趙貢士詩稿序

往予在京師謁今吏部侍郎董公坐有客端靜而色揚者董公謂予曰此我友趙生也少爲諸生名甚著久不第今以明經貢於　朝生善爲詩溫雅激昂名家也因索予爲序予退而讀之知董公言不誣而因嘆古人能求盡天下之才而今人不能也古之於人也不特考其行而考其言不特用其身而用其志舉於鄉選於里論於司徒可以無遺才矣然閭巷蒭蕘

之間得無有行未孚而其言足錄者乎山林隱逸之士得無有忠愛之言刺非之旨而無繇上達者乎故太史氏復采列國之風而獻之於王原其哀譏以助政治蓋求盡天下之才如此其詳也假令趙子生當其時即用舍有命未獲揚於王廷惟茲斐然之作何不可薦讌享之次而骫骳𣏌文卒歲莛茨爲趙子之悲於嗚其詩非獨惜其辭之工而亦嘆其不遇也雖然趙子其有以自慰古之人知其身之終不復用故悲以文自見今趙子年始過强仕不爲老仕當得州

縣不爲賤　天子方以海內多難將廣延茂士而不次用之以治行聞不以曼辭進顧不偉耶趙子本多公卿貴人之交一旦躡尺寸而周旋曲旃豹尾之間試問當今所悪者詎以詩乎哉趙子愼弗以詩顯乃可出而仕矣

韓水部芙蓉社序

關西古稱多剛武沉毅之士然其地固漢唐故都山川雄麗意必有英特秀美之才不獨以豪徤顯於韓水部見之今　天子十一年水部以榷關使於杭與

予相見如故歡談文章至移晷已而論西北邊地形阨塞攻守之勢甚悉而會是時匈奴大入盧龍塞國西門不開予既歸而水部復以書來告大意以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幸使事竣當馳入一朝即不獲身當傘于何寧不護一亭障自効意甚壯也已又集所謂芙容社者索予爲序芙容社者何關使者署中舊有佳石名芙容水部以暇日集杭人士吟咏於其下者也夫水部俊偉磊落方有經營四方之志而較文衡義留意經生言類儒者何哉夫天下不患於世之

不治而患於時之無才非無才也未嘗求之也今夫士處布衣貧賤則閉影絕跡無戶外之交聞天下賢者曰噬肯適我非我所致也已稍稍貴顯有聲勢矣聞天下賢者曰此宰相大臣之事也及為宰相大臣矣位愈尊聞見愈壅即有賢人者過我前而不之見也一旦事起問誰可倚辦者則心惕然以驚目瞠然以思天下事繇此敗葢知人無常法亦無常職也無論周文公齊桓公身為宰輔侯伯急士固當聖如仲尼賢如季札所之國未嘗不交其賢臣名士下至許

郭麗孔之流其人非必有高位顯勢然好賢樂善不一日而怠也夫非常之才不世有中庸之士奬之易以成摧之易以塞世固有得匹夫賤士一語而終身懷之者矧以有位而鼓舞成就顧不易耶吳越閒固多君子水部不以職自限收而致之我知其留心人才有名宰相之志非獨慷慨負壯節稱西州之良也斑生論將相而分山東西誠畛域之見嗟乎凡爲將相安可以不下士哉予素不序經生言所謂社文者亦未之見慕水部之爲人且以自廣云水部名文銓

字四水洪洞人

朱文季先生詩集序

萬曆中先君舉於鄉同舉者爲朱文季先生與先君最友善先君瑰瑋沉敏有濟世之志而先生和雅博大爲時長者顧其好詩酒特甚其詩淸新流暢獨寫其情而不泥於格按之則引繩而斵也先君以嚐於年仕不過尚書郎不獲展其志自先君之没十餘年而朱先生始仕爲武强令不數月卽引疾以歸杜門著書脩農圃之業於詩益雄𨗴歷落得物外之趣手

一編以授子龍且請爲序子龍讀三復而嘆曰美哉
何其氣平而思深乎夫人之遇有不能强而性有不
能移世惟情有所偏而出爲激厲峭促之音然毎日
窮愁沉悶乃能爲工也則古人所謂怨而不傷溫厚
而不戛戛以自明者又何等也自黃初而後其風漸
矣我獨怪陶元亮居晉宋之際僅得一令復棄去至
於躬耕乞食可謂至困而其詩乎婉明雋無怨尤之
言顏延之稍稱道顯要亦早退不稱其才而其詩縟
麗典則王通氏以之爲君子此豈非辟深閎肆有得

於內而不爲境所變者乎今先生之遇在二子之間其詩淡不彭澤華不光祿從容夷雅迨將比蹤前哲矣予憶兒童時先生時過從先君飲至丙夜舞激昂論當世之務則扳劒起舞觀者動色嘗字先君曰我與若寧能無所建立効方今貴人作車上僻耶子休矣且與飲酒以是知先生非無意於世者也世稱元亮子房仲連之篇寄其壯志延之之咏叔夜也冂鳳翮有時鎩龍性豈能馴以彼其言豈眞浮湛酒德之士哉今讀先生詩其中有振扳跌蕩不自掩其氣者

多曩時酒間倡和之作也內有哭先君一篇讀之淚
涇涇不能竟因悲以先君之才早自摧折不竟其用
而先生之脗合至道斂神而葆光保無霽之休者於
詩足徵矣

譚子雕虫序

昆虫之用其來尚矣古之聖人考形以作書契察色
以助章采皆有取焉當周之盛時輶軒之使極於車
軌采覽異說姬公會義正名爰作爾雅昆虫之醜亦
載之詳矣然而一物殊稱微者滋甚秦晋宋衞命謂

詭別揚子杷翰齋油方言告成而後粲然以備士大
夫適異方覽郊物感時令占靑孽遇物能名無愧多
識而辨夫桑女與之誦風雅考經傳莫不欣喜有會
所以贍聾之士必旁通謠俗博覩名物孜孜錯綜於
小學也譚子以沉博宏麗之才端多居暇寄情蠕動
以審化機旣省察於林澤復咨諏於士女又考証於
典籍自龍鼈至靑寧凡六十有二種而同類者附見
焉罔不著其形體抉其情態窮其變化推其胤族上
極經義下至街談咸所羅網又每物賦之名曰雕虫

盎自託乎小我實游意於大雅矣夫託象連類本出詩人寓言體物極於騷雅故嘒嘒爲玄蟬之音趯趯傳阜螽之狀蝍蟷刺政青蠅諭讒凡愉愴感激之懷皆造端於觸發比興所以獨長風流所以不墜也若夫獨用成篇體同咏物則權輿荀卿之賦蠶後世文人各有藻繪究圖一二瀏流可覩未有旁搜曲貫悉揭聲容蚓語蠻鳴皆應金石如譚子者也姬公不遜多藝揚子乃嗤壯夫其孰爲正論哉或曰譚子有所刺譏而將以螢觸蚊蝭哢一世之人則非予所知也

沈友夔詩稿序

我郡有沈子友夔者宿負文章聲甚重顧其人居陂澤之間不嘗入城市落落如也特其爲詩尚綺麗工秀逸斐然自喜才人俊士頗多稱說之或謂沈子詩則工矣然何不遂追開元大歷而上之乃似未能忘情於金荃香奩之作者豈性有所近耶予曰不然大復嘗言之矣詩本性情之發者也其切而易見者莫如夫婦之際故古之作者義關君臣朋友必假之以宣鬱而達情焉大復之言豈不深於風人之義哉夫

中晚之詩凡郊廟典則贈答雍容舜無弱乎衍不敢望初盛之籓若事關幽怨體涉豔輕或工於摹境微實巧切或荒於措思設境新詭要能使人欣然以慕慨然以悲惟其意存刻露與古人溫厚之旨或殊至其比興之志豈有間然哉方之以三百篇關雎之與車舝同爲思美人也汝墳之與小戎同爲念君子也雖風有正變詞有微顯然情以感寄而深義以連類而見如楚謠漢製代有殊音又何疑乎夫以沈子之才久困頓爲徒步之士故凡憂時憫國之懷多托於

閨人思士之語此亦國風思賢才哀窈窕之義乎其辭甚都其志亦可悲矣今沈子獻書　闕下築名清時將大顯庸也昔之所延佇戀慕而以微辭相感者其亦可以昌言而無忌乎一朝遇明主而致身天祿蘭臺以助宣雲漢之章則沈宋之清麗燕許之弘瑋沈子固優爲之矣今之所作所謂寓言十九哉

三子詩餘序

詩與樂府同源而其俤也每迭爲盛衰艷辭麗曲莫盛於梁陳之季而古詩遂亾詩餘始於唐末而婉暢

穠逸極於北宋然斯時也并律詩亦亾是則詩餘者匪獨莊士之所當疾抑亦風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廢者夫風騷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託於閨襜之際代有新聲而想窮擬議于是以溫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寫哀而宣志也思極於追琢而纖刻之辭來情深於柔靡而婉孌之趣合志溺於燕媠而妍綺之境出態趨於蕩逸而流暢之調生是以鏤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盡雖曰小道工之實難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辭也

同郡徐子麗冲許子子山王子彚升年並韶茂有斐然著作之志每當春日駘宕秋氣明瑟咿寄情於怨士怨女以㣲咏物色袪遣伊鬱示予詞一編婉弱倩豔俊辭絡繹纏綿猗娜逸態橫生眞宋人之流亞也或曰是無傷於大雅乎予曰不然夫並刀吳鹽美成所以被眨瓊樓玉宇子瞻遂稱愛君端人麗而不淫荒才刺而實諛其旨殊也三子者托貞心於妍貌隱摯念於佻言則元亮閑情不能與總持賡和於臨春結綺之間矣

王介人詩餘序

宋人不知詩而强作詩其為詩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終宋之世無詩焉然宋人亦不免於有情也故凡其𢤱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非後世可及葢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誦而得沉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儇利之詞而製之寔工練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為體也纖弱所謂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況龍鸞

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警露取妍實貴含蓄有餘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惟宋人專力事之篇什既多觸景皆會天機所啟若出自然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何則物有獨至小道可觀也　本朝以詞名者如劉伯溫楊用脩王元美各有短長大都不能及宋人 禾中王子介人示予所著詞不下千餘首自前世李晏周秦之徒未有多於茲者也其小令長調動皆擅長莫不有俊逸之韵深刻之思流暢之調穠

麗之態于前所稱四難者多有合焉進而與昇元父子汴京諸公連鑣競逐卽何得有下駟耶王子真詞人也已而王子示予以詩則又瀟宕莊雅規摹古人遠非宋代可望而後知王子深遠矣王子非詞人也

歷代輿地圖序

圖之為用尚矣而輿地尤要周禮天下之圖既掌於大司徒復掌於職方氏葢不特以辨廣狹䟽遙邇則土壤也葢將以測夷險察利害撫諸夏而控四裔焉藏於王府非嘗所得見惟倚相能讀九丘卽九州之

志而楚强於天下戰國策士每言宛周室則可以按
圖籍爭天下秦之亾也蕭文終先收圖書而後知地
形阨塞相高帝以滅龎項建都邑封諸侯立郡國咸
有賴焉武帝覽古圖書知河出崑崙遂開西域東平
王求書籍而大將軍王鳳以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
王持不與乃知雖掌於司馬實爲天子之秘書也鄭
樵深咎向歆父子總群書脩七畧重章句而忽圖譜
故名象浣而實學衰然班氏藝文志實本七畧而任
宏所修兵家者流獨有圖四十餘卷又有形法家者

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此其有圖必也夫莫大於地形莫急於兵事未嘗廢圖則不可謂背向歆罪矣其後光武登廣阿城樓指輿地圖以示鄧禹可見東京以後代有脩寫稍稍散於人間不爲秘然而傳摹訛錯丈尺殊製葢率皆私本因乖襲謬既非人主之力命輶軒之使窮遐極隱誰能獨𨒺章亥之步而求之也且以水道變遷地名數易郡縣更置城聚移徙境土有分合建置有疏密周秦以後時異代殊即有善者僅可詳論於當今安能悉証於曩昔是以

指古者險要之區戰爭之地雖博洽之士不研輿籍考志傳以故號而合今名孰能瞭者指掌哉予在越州金吾吳公出其所藏四明沈氏歷代輿地圖相示予深服其立體密而致用廣也其法以墨作今一統圖分列郡縣而別以丹書自五帝以來至於國初各爲圖以冐於今圖之上圖爲立說周隋以前多依夾漈唐室以後雜採史冊經緯粲白過於聚米于是觀曲阜者知爲春秋之魯國問漢中者知爲炎漢之南鄭考北平者知爲有唐之范陽稽歸德者知爲趙宋

之南京自此而雖大較可覩至凡邊鎮關隘禁防之要與夫分裂犄峙之將其所藉以控扼憑依者名或殊而地不遷事雖往而迹可按盛衰强弱之故其揆一也使觀之者見幅員廣大風俗錯雜治之各有其方以謀綏靖則脩政見山川阻塞經界跨限恐為奸雄所睥睨夷狄所薦食則修備見土地山河是不一姓名號迭更互相鑒戒而知天命之不假易則脩德是圖也非守國之善經保治之良規歟雖職方所掌蕭相所收恐不是過矣我　國家聲教之遠際天極

地日月所炤罔不臣妾漢唐之盛不能及也近者女直豕突於東北大盜蝗聚於荆豫而土宇版章地利在我以　明天子神武而群臣戮力以將之誠泰山而四維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我陵我阿我泉我池觀茲圖也豈不在將相哉

夏子禹貢註序

今天下之大患在於國貧而國之所繇貧者田功之不治水利之不脩也昔者夏后氏隨山刊木薄海內外靡不周也而漢司馬遷曰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

山然河猶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以是知禹之用功多而防患深者莫黃河若也禹貢言治水也而莫究曰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言治賦也即禹之自稱曰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艱是觀之禹之所以驅害者在於治江河之大水其所以慮利者在於治溝洫之小水也自河失故道日以横決而冀豫徐兖之區民若履水而處蓋數千百年而靡定也自秦廢阡陌而周禮瀦防溝遂列澮之屬蕩然無餘即後世陂池塘濼之制其人亾而事亦旋

廢矣故西北之荒蕪者半天下至於　國家歲費數十百萬之資漕荊楊之粟以給京師而西北邊萬餘里皆仰灌輸於內凡轉運所輦商賈所販自京師而東則循灤薊抵榆關或自直沽走遼碣稍北則牛車負載出居庸縣龍固以給宣雲稍西則自大河以北浮漳衞度太行達晉陽又西則浮河入渭或自武牢洛口或南縣武關通褒斜道以澹關中遠轉北河西至凉部大約三十鍾致一石哉以致民旣恃漕益媮情不治生業此其大患也黃河旣以日決而南與淮

同行兗豫之地被禍益烈勢惟有縱其所如使還故道而東南之漕又必假道於河堤之防之以使之必出於是不能免於決而中州徐淮之民病矣絕河而北又竭泉源以充會通而東省病矣始也因田功廢而恃轉運既也恃轉運而田功益廢其初因轉運而亟治河既也因治河而滯運卒也又因轉運而河益不治豈非盡失古人之意哉今人主之所惡莫大於強兵欲強兵莫先於富國欲富國莫若盡地利盡地利莫先於治水治水之道古今則有異矣禹之時九

州同溢患其泛濫而無所歸故必先治其大者而後
滸滄可底田賦可定今也患於隱伏而不爲人用其
淫溢爲災者止黃河耳然西北之田功不立則漕不
可省漕不可省勢不得不用河而河終不可得而治
矣故曰今日之治水必先治其小者而後大者可理
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江河禹之治河也勞於治江
荆揚之田賦下於諸州而後世毎藉大江以南衣食
天下雖曰天時豈非人功哉夏子嘗憤國家之貧弱
思有以大振之而方今士大夫襲從容安苟且言及

務農任地則以爲迂遠不近情實又或以管商之書儒者不道而苟且事急則鑄山榷商加稅鬻爵不復顧其後嗟乎禹貢則聖人治天下之書也管商云乎哉觀其制州列服任土作貢凡天喬竹石之微骨革齒毛之細靡不詳貫要其大端不過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已今夏子之書引伸觸類窮覽史傳博訪公卿山水之經郡國之誌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攬勝之迹物產方俗之異無不記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博而核矣夫薦紳先生知

今而不知古則以爲古人之事皆不可行學者狃於誦習又不能損益以合於時勢所以貴於通才也夏子之書備矣予獨論其事之最大爲當世所忌者著於篇使世之覽者有所本焉